

2 黛玉、宝钗象征娥皇与女英

黛玉所居之潇湘馆,很多人以为其环境和象征意义与娥皇、女英有关。也有人认为是从唐代诗人刘禹锡的《潇湘神词》化出来的,神远指娥皇女英,近指黛玉。刘禹锡在湖南待的时间比较长,他的“竹枝词”就是根据湖南民歌写出来的。如:

斑竹枝,斑竹枝,泪痕点点寄相思。楚客欲听瑶瑟怨,潇湘深夜月明时。

再看宝钗。第六十二回宝玉做生日时,香菱指出“宝钗”二字的出处为李商隐的《残花》诗:“残花啼露莫留春,尖发谁非怨别人?若但掩关劳独梦,宝钗何日不生尘。”在古代诗文中,“钗”的象征义表示分离,而且特指“夫妻分离”,暗示娥皇、女英的典故。

宝钗所居的“蘅芜苑”,室内没有任何玩物,所供者以菊花最为显目。第十七回写到“蘅芜苑”内的各种“异草”:

或有牵藤的,或有引蔓的,或垂山巅,或穿石隙,甚至垂檐绕柱,萦砌盘阶,味芬气馥,非花香之可比。

有两点是大家熟悉的。一是以香草喻美人,典出屈原《离骚》;二是楚辞中多奇花异草,其背

景都与湖南关系密切。

再看《金陵十二钗》,其实只有十一首诗,十一幅图。曹公是让黛玉与宝钗合一幅图、一首诗。在随后的《金陵十二曲》里面,十二首曲理应分咏十二钗,但其实第一曲《终身误》和第二曲《枉凝眉》都是合咏黛玉与宝钗。

宝玉和黛玉、宝钗的爱情,有学者提出这是一种等距离的结缘和爱情方式。貌,二人兼美;才,二人并秀;德,二人趋同。故而脂砚斋有批语道:“钗玉名虽二人,人却一身。”

曹雪芹以钗黛对应娥皇、女英。娥皇、女英为帝尧之二女,为考察舜之才德,而许配给舜,后来舜南巡苍梧不归,二女寻夫至洞庭君山,闻帝崩苍梧,二女痛哭,泪洒君山竹子上,形成斑竹,又称“湘妃竹”。

在给大观园题诗时,宝玉为潇湘馆所题的诗中,“竿竿青欲滴,个个绿生凉”就是写竹。黛玉在选择潇湘馆时,也看中了园中的竹子。恰巧黛玉是以爱哭闻名的,眼泪没少流:“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,怎禁得秋流到冬,春流到夏。”黛玉的结局与娥皇女英一样。

3 “世外仙源”就是世外桃源

曹雪芹以“世外仙源”直接对应“世外桃源”。

晋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并序》写的就是湖南武陵源。《红楼梦》中多次挑明了这种对应关系,而且多与黛玉相关。如《红楼梦曲》第一曲《终身误》“终不忘,世外仙姝寂寞林”。

在元春命众人赋诗庆贺大观园建成时,黛玉写了一首诗令元春称赞不已。标明匾额就是“世外仙源”。

第四十回,贾母领着刘姥姥看潇湘馆,“一进门,只见两边翠竹夹路,土地下苍苔布满,中

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路。”这里写的意境与《桃花源记》非常相似。

写宝钗也一样,如“空对着,山中高士晶莹雪”,“雪”指薛宝钗,山中高士对应陶渊明。陶渊明独爱菊,第三十七回“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”,本来是建立一个“海棠社”,到最后却成了“菊花社”。巧合的是,黛玉的《咏菊》诗里“一从陶令平章后,千古高风说到今。”直接点出陶渊明。黛玉教香菱写诗,多次提及要多读陶渊明的诗。

4 史湘云、柳湘莲多人与湖南有关

先看史湘云。她的判词:“富贵又何为?襁褓之间父母违;展眼吊斜晖,湘江水逝楚云飞。”

《红楼梦曲》[乐中悲]又写到:“终久是云散高唐,水涸湘江。”

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认为,“湘云即脂砚斋”,并视之为“平生在红学上,自觉最为得意而且最重要的一项考证。”他的这一命题便是建立在“湘云醮宝玉”的前提与基础之上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湘云到贾府,要么寄居在潇湘馆,要么寄居在蘅芜苑。可见湘云同样寄托着曹雪芹的潇湘梦。

再说柳湘莲。他是一名江湖侠客,与宝玉甚为投缘。堂堂男子汉,曹雪芹为何要给他取一个女性化极浓的名字?且湘莲是湖南的特产,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意,也是得缘于湘人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。小说中写他“素性爽快,不拘细事”,也是典型的湘人性格。

又说英莲。她是《红楼梦》中的关键人物,虽然地位不高,但全书是靠她来串起的。第二回“葫芦僧乱判葫芦案”就是因薛蟠强抢英莲,打死冯渊而案发。这个英莲本是个很不起眼的人,到后来竟成了大观园里一个很有名的角色。后来,英莲改名香菱,又暗指“湘灵”。

5 《红楼梦》里处处是潇湘意象

花春艳死,月明飘浪冷光沉。

凝成紫塞风前泪,惊破红楼梦里心。肠断楚词归不得,剑门迢递蜀江深。

子规就是杜鹃。杜鹃啼血的传说故事发生地主要在荆州地区。湖南在古代也属于荆州。杜鹃鸟和杜鹃花在湖南民间享有很高的知名度,且诗中“红楼梦”是三字连用,又明确提到“楚词”,其指向不言而喻。

真是“春风无限潇湘意”,假如离开了潇湘意象,《红楼梦》定会逊色不少。为什么曹雪芹在小说中屡屡暗指潇湘?是否表明他与湖南有过一段刻骨的缘分?他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潇湘梦?这些谜都有待探究。

(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,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教授)

《红楼梦》,曹雪芹的潇湘梦

一部《红楼梦》,很多红学家一辈子也没完全读懂它。清人洪秋藩说:“《红楼》一姓一名皆具精意。”湘人读它,却满纸是曹雪芹的潇湘梦。

——题记

刘绪义

1 潇湘馆、蘅芜苑是中心舞台

在《红楼梦》里,黛玉居住在“潇湘馆”,并以馆自名“潇湘妃子”。曹雪芹这样做,是随意还是别有心机?小说中,黛玉的父亲林如海是苏州人,母亲贾敏死得早。作为贾母的外孙女进得贾府之后,内心充满了自卑与疏远。虽然无法断定黛玉与潇湘(湖南)的关系,但她无疑是曹雪芹潇湘梦的一个隐喻和象征。

《红楼梦》里有一《芙蓉女儿诔》,有红学家认为明祭晴雯,有人认为实祭黛玉。湖南自古有“芙蓉国”之称,黛玉文中之歌用是楚辞体即骚体,每一首句末用“兮”字,第二句末用“耶”字。“诔”是历叙人生前行状在丧礼中宣读的文体。宝玉在交代黛玉的身份时这样写:“其先之乡籍姓氏,湮没而莫能考者久矣。”其实,宝玉并非不知道黛玉是从苏州来的,这样写,是用曲笔暗示黛玉祖籍不是苏州人。

在大观园建成之后,元春以皇妃的身份赐了两处馆名,一是“有凤来仪”,赐名曰“潇湘馆”。另一处是“蘅芷清芬”,赐名曰“蘅芜苑”。这二处正是《红楼梦》人物活动的中心舞台。

显然元春最喜欢这两名字,分别让黛玉和宝钗住了。

只见林黛玉正在那里,宝玉便问他:“你住哪一处好?”林黛玉正心里盘算这事,忽见宝玉问他,便笑道:“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,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,比别处更觉幽静。”宝玉听了拍手笑道:“正和我的主意一样,我也要叫你住这里呢。我就住怡红院,咱们两个又近,又都清幽。”(第二十三回)

此后,宝玉常记挂着潇湘馆,其布局中有“湘帘垂地”。在第三十七回,众人联诗,黛玉又咏了一句:“半卷湘帘半掩门,碾冰为土玉为盆。”又是一个“湘帘”。

父辈的旗帜

——我身边老共产党员的青春年华

湖南日报社、湖南省作家协会、新湖南客户端主办

文姣平

1989年5月初,我调入湘乡报社工作,50岁的谭庆云是我的社长。报到那天,他微笑着给我上了一课:我们既要用手中的笔歌颂真善美,也要鞭挞假丑恶。尤其要增强对新闻的敏感性,经常深入基层,多为老百姓鼓与呼。总之,一定要对得住手中这支笔!

那时单位没有公车,谭庆云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单车跑东跑西。有次带着我和副刊编辑陈彩艳骑单车下乡采访。他知道我骑单车不熟练,就让我骑车走中间。我说:“谭社长您的单车该换了吧,哪天骑到半路上坏了怎么办?”没想到他还真碰到过这种事。

1972年3月2日,33岁的谭庆云上午参加完入党宣誓仪式后,接到新华社编辑电话,写一篇干部转变作风抓春耕的通讯,要求时间快,内容新。他打听到栗山公社的干部都住进了农民家里指导春耕,中餐后骑单车直奔栗山。刚出城不远,车链条断了。路边无修理店,只好把单车寄存就近人家,买一双草鞋穿上走路。天黑到了栗山公社,谁知书记刘加忠在芙蓉大队,又摸黑走了七八里。

谭庆云常对我们说:新闻线索要主动去发现、挖掘。1970年,他偶尔听说杉山公

“一定要对得住手中这支笔”

社党支部喻桥松带领30个劳力开了200亩荒山,马上就和同事贺秋云来到向阳大队,一连五天和这里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。采写的《自力更生,奋发图强——记湘乡向阳大队的巨变》,几天后发表在《湖南日报》头版。向阳大队很快成了全省学习推广的典型。

1992年10月底,谭庆云带领我们一行人到异地学习交流,回程时乘坐151次上海至贵阳的列车。车上又脏又乱,深夜扒窃猖獗,列车员却视而不见。看到这情况,他迅速写了一篇《151次列车上的见闻》,寄到铁道部和《人民日报》内参部。铁道部随即派一个副部长前来整顿。当地相关人员对此不满,找到他当面施压。谭庆云拿起话筒就给公安局局长打电话。来人灰溜溜地走了,回去后又寄信来威胁。有人问他:“你不怕吗?”他回答:“怕什么,干新闻,就是要有一种无畏精神!”

后来他调司法局任局长,我们见面少了。在报刊上见到他的文章却不少,内容更多的是站在法律的角度为老百姓维权。再后来他在政府助理调研员的岗位上退休。但他退而不休,2014年,还看到75岁的他到乡镇领学“焦裕禄精神”。

2019年的一天晚上,一朋友向我打听谭庆云的近况及联系方式,原来他年轻时还干

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。1978年中央批转湘乡县委为农民减负报告,他就是报告执笔者之一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,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,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都来采访。我在1978年:“真正有一种春天要来的感觉”》《1978·湘乡经验:万字报告开启全国农村减负大幕》等报道中见到了他的热血青春。

向党中央写这个万字报告,题材重大,提出的问题又十分尖锐,内容也写得相当具体。万一上面不认可,难道他就不怕犯错?

这一问,勾起了这位八旬老人对41年前那个春夜的回忆。他说:“那是1978年4月26日,我和湘潭地委政研科科长章彦武受命共同起草一个向党中央的报告。湘潭地委和湘乡县委领导要求我俩一定要准确、客观、实事求是地把湘乡农民负担情况及地县两级的决策和措施反映出来。”

两人深感肩上的压力和手中这支笔的重量。但1977年,湘乡全县农民平均口粮只有180公斤,全年平均收入64元,不少农民辛苦一年却成了“亏欠户”。谭庆云说:不把农民的这些苦水写出来,就有负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,也对不住手中的这支笔。

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春夜,窗外静悄悄,偶尔有几声青蛙咕咕叫。两人埋头疾书,总想把最能表达农民实情的语言都写在纸上,

越写心情越沉重,越写内心的担忧越多。在矛盾交锋中,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夜。

1978年6月23日,中共中央发出(1978)37号文件《关于转发湖南省湘乡县委报告的批示》,要求全国各地认真学习、大力推广湘乡经验,切实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。随即,全国各大报刊100多名记者云集湘乡采访。《人民日报》先后发表3篇社论,大力宣传推广“湘乡经验”。各省市纷纷前来湘乡取经。

当年9月中旬,谭庆云陪同新华社湖南分社记者到北京新华社总社,送一组反映湘乡农民减轻负担后变化的图片资料。人民日报编辑部得知这一讯息后,立即向他发出邀请,请他第二天去人民日报社上课,讲一讲“湘乡经验”。他麻起胆子讲,谁知一讲就一个多小时。刚讲完,报社农村部主任就对他他说:你今天讲得太好了!你到这里多住几天,给我们弄个稿子出来。后来,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刊发了谭庆云近2000字的消息,标题是:《湘乡各行各业共同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》。同时配发了《落实湘乡经验要上下齐动》的社论。

谭庆云的稿件和《人民日报》社论发表的时间,正好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一个月。于是有人说:湘乡人牛啊,竟然参与推动了全国农村改革开放。

新文艺群体 领军人才

任军(大兵):1968年11月生。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、湖南省曲艺家协会主席、湖南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。中宣部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,曾获中国曲艺牡丹奖,创立湖南笑工场青年相声俱乐部。四次参加央视春晚,三次获节目二等奖。


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易禹琳

一见大兵就想笑,舞台上小眼睛瞄环环环的“人设”早已深入人心,微信名叫“兵化生子”。

16岁,在长沙市一中元旦文艺晚会上,大兵讲了人生的第一个单口相声《学说普通话》,37年过去,记者笑他讲相声还是一口塑料普通话。

“我讲的是塑料长沙话,不是塑料普通话!”大兵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澄清。他妈妈是北方人,自己当过播音员,只因用方言说相声有一种特别的味道,才坚持用全国观众都能听懂长沙话。相比整个长江以北甚至川、滇、黔、鄂、湘、桂的西北部或西部都操北方方言,湖南人讲相声明显吃亏。

操一口“塑料长沙话”上了四次央视“春晚”,带领相声湘军实力闯入全国前五甚至前三(京津的孩子听相声说相声长大,后备力量太雄厚),大兵,你不得不服。

从小,大兵就知道自己这辈子要说相声,拜了两个师父。在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读书时,拜师长沙弹词泰斗彭延坤,后又到北京拜师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。1995年,他放弃每晚200元的夜总会主持,和学相声的启蒙老师杨奇志一拍即合,当了职业相声演员。两人搭档到夜总会、歌厅试场。从一个晚上讲一场两人分30元,到一个晚上两三场,到1996年上电视台“赶场”,“奇志碰大兵”火开了。1998年,两人每晚要赶五个场子,到1999年央视春晚,奇志大兵火遍全国。

“相声不只是逗乐,要鞭挞假丑恶。”这话,大兵说得义正辞严。这也许是他和奇志、赵卫国等搭档的相声能走向全国的理由。《白吃》《我是110》《还手机》《楼上楼下》《谁让你优秀》《赛诸葛》《向领导汇报》《治感冒》《免费电话》……每一个作品都针砭时弊,让观众捧腹大笑又深深触动。正因如此,当大兵实名举报“打黑”的新闻上热搜时,人们好像并不惊讶。

大兵属猴,传闻他小时候有“多动症”,他不承认。但这些年他可没少折腾,从电台播音员到相声演员到多省卫视主持人,从夜总会、歌厅到电视台到剧院,从湖南到北京再到全国巡演,从相声到双簧到小品到情景喜剧到相声剧《夺宝熊兵》《特工大师傅》,硬让南派相声笑傲全国,同时把相声这门“说学逗唱的语言艺术”变成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的表演艺术。

大兵告诫他的18个徒弟:你们不要做相声表演艺术家,要做相声艺术家、相声作家。他和徒弟们在一起,不聊表演,聊的多是最近读了哪些书,听到什么好故事,对生活有哪些感悟和思考。他认为艺术终究是文学,相声是文学和哲学的另类表达。他的《赛诸葛》就是看了康德《纯粹理性批判》后创作的。现在正在天心阁演出的《青春典当行》也是一个哲学命题:年轻时拿青春换欲望,老了拿钱买青春,一代代人恶性循环。大兵常请王跃文和何立伟给徒弟们上课,笑工场收入重奖创作者,去年骑骑创作《插队》就奖了5万元。每年笑工场还要办一台全新作品的晚会。

湖南相声发展不容易。大兵回顾,第一阶段是上世纪40年代,欧德林(开口笑)把北方相声介绍到长沙,在大众游艺场演出,但给了湖南人相声启蒙。第二阶段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,专业相声演员吉马和郭新分别从北京和天津借调来长,在省群艺馆里培养了周卫星等一批人才。第三个阶段是1980至2010年,先是杨志潭(杨五六)和周卫星赶上了电台的黄金时代,出了录音带,接着是奇志和大兵赶上了电视的黄金时期,在全国火爆。现在也许是第三个阶段的余波,也许是第四个阶段的开始。

“现在是湖南相声最好的时候!”虽然疫情给相声演出带来重创,但大兵依然乐观。相声的师资力量增强了,自己和郭新、周卫星、赵卫国都在,谁想学都免费教;有了笑工场,有了演出的专门场地,幽默短视频《哈石油传》拥有了600万粉丝。最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爱听相声的消费群体,长沙人在请客唱歌、洗脚、泡吧外,会相约去听相声。

作为新文艺群体领军人才,身教重于言传。大兵想的是每年多出几个响当当的作品,受王跃文《甲申事》的启发,他正在酝酿创作《甲申“忠烈”传》。他还在湖南师范大学上台词选修课,把相声艺术的种子在青年中播下去。

“相声人才培养不出,靠发现。”大兵说,他只能积极营造氛围,等待下一个相声天才的出现。

大兵：相声人生的N个真相